

曾用過福利綠卡者有被取消的風險 10 月 15 日前抓緊回美

針對美國最新的“公共負擔”法規，律師表示，新規不包括 21 歲以下的福利申請者，但 21 歲以上的綠卡持有者，即使一年內只使用過公共福利一到兩次，從海外再次進入美國時，恐會被認定“可能”造成公共負擔，綠卡有被取消的風險；呼籲這類民衆若仍在海外，最好在新規 10 月 15 日實施前返美。

根據移民律師介紹，公共負擔新規主要針對正在申請綠卡的移民，一般不會影響已取得綠卡或準備申請公民者；但若持有綠卡的民衆在 36 個月內，領取超過一項公共福利逾 12 個月，離境後再次入關，



移民局也有可能重新審核已獲批的綠卡，“綠卡持有者如果一直在美國，使用公共福利沒問題，但若離境後再入關，綠卡就有重新審核的風險”。

即使持有綠卡的民衆一年中只使用公共福利一到兩次，該民衆出國再入關，移民局也會裁定對方“可能”成為造成公共負擔的人，同樣也會對其綠卡重新審核；因此這類綠卡持有者若目前人在海外，最好在 10 月 15 日新規實施前回國，避免綠卡被取消的風險。

不過，律師表示，多數州府選擇不

與聯邦政府合作，意味着民衆曾使用公共福利的信息，將不會在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部門中顯示。

“公共負擔”主要是指社會安全補助金(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 SSI)、家庭急救金(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醫療補助計畫(Medicaid)的絕大多數福利形式，以及糧食券(SNAP)等，而大學助學金(Financial aid night)的申請並不包含在公共負擔中，呼籲有需求的民衆仍可申請。

新規頒佈後，許多華裔耆老擔心使用白卡會影響日後申請綠卡及入籍，即使生病也不願到醫院就醫。

1200 萬名無身份移民 種族大熔爐的最後攪拌

從牛仔褲和 T 恤到 HBO，美國人的文化價值觀統治着這個星球。

2016 年，7 位美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其中 6 人是移民(專題)。隨着人口老齡化和幾乎無處不在的衰退，有朝一日，各個國家可能會展開移民爭奪戰。在這樣的鬥爭中，美國將永遠佔據上風。

只要它永遠不關上自己的大門，這座城市便將永遠繁榮。以下，Enjoy:

01 他用了 5 年時間才與家人團聚

晌午時分，他們停下來休息吃午飯——時間是半個小時，用便攜式烤架烹飪牛肉，然後放到香脆的玉米餅上，並輔以辣醬。他們共有 10 來號人，都是墨西哥移民，最年輕的 20 多歲，最年長的 50 多歲，正在為棕櫚泉的這棟豪華 mid-century modern 風格的平層大宅做翻新。

他們一邊幹活，一邊用工人的方式，親熱地彼此開着玩笑。他們大多是家人或朋友。雇用這些人的包工頭和他們一起吃飯。他說，他只招聘墨西哥勞工，因為他們幹活非常努力。一些工人是合法移民；另一些沒有身份，工資更低。

他們來自同一座城市——聖米格爾，這在移民工里很常見。許多年前，一名移民先行一步，找到了適合從事的行業，找到了工作，然後就開始向家人和朋友發送信息。他們有些人是新來的；大多數已在這裡待了很多年：他們在本地娶了妻子，孩子也在這兒出生。

從許多方面看，他們的生活非常美國化。他們的孩子上本地學校。他們工作，納稅。但“那種”擔心總是有。一名工人的姐夫，在美國住了幾十年，也有美國出生的孩子，但因為違反交通規則，警察把他們的車攔下了。警官發現他是非法入境者，把他驅逐出境了。他用了 5 年時間才與家人團聚。

沒有身份的工人深深地想念墨西哥，但絕不會回去。正如他們中有人所說：“你不能回去替雙親送葬，除非你有 15000 塊孝敬‘土狼’(指的是人口販子、蛇頭。——譯者注)。”

“美國不再是世界強國。它是一個正在衰落的強國。忘了它吧，”2016 年，一名巴基斯坦外交官在一次會議上這樣說，他興許並沒意識到自己的話還錄着音。

持有這樣觀點的人，顯然不只他一個。

2008 年的金融危機，中國經濟力量的崛起，俄羅斯在普京領導下的國力復興，伊拉克、阿富汗和利比亞的泥潭，全都指向了這個正在衰落的強國。在國內，大城市里種族衝突頻發，非裔美國人和警察似乎開了戰；基礎設施破敗，全球考試成績讓美國學生臉紅。

唐納德·特朗普(專題)在總統大選中意外獲勝，以及許多進步美國人對這場勝利的抗拒情緒，暗示美國政治兩極化已經為害頗深，合衆國本身的穩定面臨風險。難怪美國國家情報委員會最近得出結論說，“單極時刻已經結束，‘美利堅治下的和平’正在煙消雲散。”

02 衰落論與美國故事

也許如此。但也有很多“反過來說”的方面。不管中國經濟規模有多大，美國人的平均收入是中國人的 8 倍；美元仍然是無可爭議的全球儲備貨幣；中國軍隊雖然有龐大的新投資，但美國仍以 3 比 1 的優勢超越其競爭對手，它還在全球 50 個國家擁有 800 座軍事基地，毋庸置疑地展示着全球大國的實力。

世界上排名最靠前的 20 所大學，有 10 所位于美國；世界 9 大高科技公司中有 8 家屬於美國；谷歌、Facebook、亞馬遜等美國巨頭主導着美國發明的互聯網；曾經依賴外來能源的美國，已成為主要的能源出口國。

美國的文化霸權相當穩固。

流媒體服務商 Netflix 在 190 個國家 / 地區提供服務。你可以在 119 個國家 / 地區購買“巨無霸”漢堡，在 113 個國家 / 地區註冊蘋果音樂，在 188 個國家 / 地區觀看《星際迷航：發現號》。2017 年，票房收入最高的 10 部電影全部來自好萊塢……

分析師伊利·拉特納和托馬斯·懷特寫道：“美國在人口、地理、高等教育和創新方面擁有完善的基礎。這確保了它擁有能在國內及世界舞臺上保持繁榮的人口、思想和安全。世界各地的精英們都渴望將自己的財富，很多時候還有

他們的家人，送到美國。”

唱衰美國的論調，跟鼓吹美國的風潮，都可追溯到合衆國建國之初。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警告說，除非各州圍繞強大的中央政府團結起來，否則，美國注定要陷入“貧窮和耻辱”。19 世紀曾出現多次實現合衆國滅亡預言的機會，尤其是 1812 年第二次獨立戰爭和南北戰爭期間。

20 世紀 20 年代的孤立主義，以及 30 年代的大蕭條似乎讓美國孤零零地處於風雨飄搖的境地。在美國稱霸全球的巔峰，也不乏批評者預言它即將消亡。作家約瑟夫·約非總喜歡說，“衰落之于美國，就像蘋果派之于美國，它們如影隨形”。然而，合衆國始終保持了自我糾正能力，與此同時也糾正着世界其餘地區。

衰落論與美國故事之間的失調，從來沒有哪一次比得上今天這麼嚴重。人們把 20 世紀叫作美國的世紀。美國的經濟和文化力量，伴隨它在地緣政治和軍事上的重要性，只會增長，不會減弱。只要美國人不主動搞孤立主義，他們將發揮出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大的世界影響力。在棕櫚泉吃午餐的墨西哥工人，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原因。

03 美國的“秘密武器”

雖說圍繞移民政策美國展開着無休止的激烈辯論，但它仍然歡迎新移民。

2016 年，皮尤中心的一項研究調查顯示，60%的美國人認同如下說法：“由於移民的辛勤工作和天賦，他們鞏固了我們的國家”；只有 35%的人認為移民“是我們國家的負擔，因為他們奪走了我們工作、住房和醫療保健”。

20 年前，這些數據基本上是反過來的。這一觀念上的分野，既體現在政治立場上，也體現在年齡世代上。自認是民主黨的人，80%歡迎移民；共和黨人卻只有 1/3 的人持這種想法。3/4 的千禧一代支持大量移民，但只有大約一半的嬰兒潮一代同意這一點。

美國、中國和俄羅斯生育率之間的差距，是美國的另一項資產。

美國的生育率為 1.9；俄羅斯是 1.5。據官方統計，中國為 1.6。跟其最大的地緣政治競爭對手相比，美國的繁殖力更強健。依靠移民和更高的生育率，較之大多數主要發達國家，美國能更好地在 21 世紀內維持其人口規模。

美國人的態度，是另一種秘密武器。

美國歡迎新來的人，世界各地的人們也都希望搬到美國。相較于中國和俄羅斯，美國更願意通過移民，填補國內出生的嬰兒數量和維持人口規模所需的嬰兒數量之間的差距，而這就是確保美國領導力的關鍵優勢。

美國的生育率高於其他大多數發達國家，因為非裔和拉美裔女性比美國白人女性生更多的孩子，也比歐洲、中國或者其他任何主要工業化社會的女性生的孩子都多。但實際的趨勢是，所有美國女性(無關種族)生的孩子都更少了，這就是為什麼移民對維持美國夢的意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

尤其在美國的千禧一代中，生育率非常低。2007~2012 年，2000 年以後成年者的生育率下降了 15%，達到了美國有記錄以來的最低生育率：0.95，也即每名母親只生了不到一個嬰兒。

這些年里的經濟大衰退是一個因素：正如我們之前所見，在生育率低於替代率的發達社會，不景氣的經濟時期將進一步打壓嬰兒出生率。但不管短期內千禧一代女性推遲生育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其長期影響都是深遠的。

千禧一代的美國女性，基本上選擇了不在 20 來歲時就生孩子。這意味着，就算這些女性生孩子，她們的子女數量也會更少，也就是說，千禧一代所產生的後代，將比千禧一代本身的人數還少。

04 種族大熔爐的最後攪拌

美國生育率的下降和趨同，對未來的種族關係或將產生積極影響。非裔美國人和拉美裔美國人爭取完全平等的鬥爭並未結束——不，

應該說，是遠未結束。但如果這些社群的生育率下降，那么，這只可能意味着，非裔和拉美裔美國婦女獲得了更好的教育和更多的權利。

非裔美國青少年的生育率下降尤其劇烈。1991 年，每千名 15~19 歲的非裔美國青少年中，會有 118 人生育——也就是說任意一年都有 1/10 以上的非裔美國少女懷孕。但到 2013 年，這一數字下降了 2/3。為什麼非裔美國青少年懷孕的人數減少了呢？一方面，和所有青少年一樣，他們發生性行爲的年齡推遲了。

另一方面，他們在避孕方面做得更好了。但為什麼他們做事變得這麼負責任了呢？性教育計劃的進步幾乎肯定是一個因素，此外還有一些警示艾滋病毒 / 艾滋病傳播的大範圍公開宣傳活動。政府和醫生使得青少年更容易獲得避孕途徑，而且，幾年來事後避孕藥的使用也有大幅增加。

非裔美國人日益富裕也可能是一個原因。不少研究表明，如果青少年跟父母親近，他們會延遲性行爲，並以更為安全的方式實踐。這就說，他們有一個穩定的家庭，並暗示着財務上的安穩可靠。儘管警察槍擊(專題)非裔美國人引發了許多爭議，“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也有大量的反對意見，但美國黑人的生活一直在穩步改善。

我們不想夸大其詞。黑人家庭的平均淨資產僅為普通白人家家庭的 6%，這主要是因為黑人家庭更有可能是租房住而不是買房住，而房屋所有權又是一般美國人積累大部分財富的途徑。黑人失業率是白人的兩倍。美國的貧困率為 15%，但黑人貧困率為 27%，幾乎翻了一番。儘管如此，後一數字也還不到 1960 年時黑人貧困率 60%的一半。

一項研究顯示，非裔美國人的大學入學率現在高於全國平均水平(71%對 68%)。另一項研究發現，升入大學兩年後，白人學生的在校率是 80%，非裔美國學生的在校率是 70%。兩者存在差距，但並不是很大。

1996~2016 年，拉美裔群體高中輟學率從 34%下降到 10%，黑人輟學率從 16%降到 7%，白人的輟學率是從 8%到 5%。331 輟學率幾乎完全趨同了。孩子們越來越好。



數十年來，從拉丁美洲進入美國的合法和非法移民，已經令得美國的人種和精神構成產生了深刻的變化。在美國，拉美族群現在的人口已超過非裔美國人，這進一步模糊了種族分歧。

截至 2016 年，拉美裔人口約為 5700 萬，佔美國總人口的 18%。到 2065 年，拉美裔將佔美國人口的 1/4，而佔 46%左右的白人，將失去多數族裔地位。非裔美國人將有所減少，佔 13%，大致與亞裔相當。

美國將變得膚色更深，天主教徒更多，新教徒減少，西班牙語將成為常用語言，充當英語的補充。即使是現在，每年在美國出生的少數族裔也多于白人嬰兒。

老實講，就算說白人在 2044 年將成為少數族裔，也是一種過時的想法。今天，美國有 15%的婚姻是跨種族的。隨着種族界限變得模糊並開始消失，人口普查局將面臨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確定一個人是什麼種族，或者，有哪些種族的血統。種族大熔爐的最後攪拌已經快樂地展開了。

05 1200 萬名無身份移民

不管生育率下降為未來種族的和解發出了多么有希望的信號，事實仍然是：老齡化、低生育率的人口面臨着深刻的挑戰，因為勞動力和整

個人口將開始萎縮。

非裔美國人生育率的急劇下降說明該族群，尤其是非裔美國婦女的富裕程度和自主權有所提陞；拉美裔美國人的生育率下降說明，移民普遍傾向於採納客居國的生育習慣。

這兩種情況帶來的種族和諧前景令人振奮，但它們所透露出的美國未來是：人口整體年齡更大，無法再通過國內生育來實現繁衍。如果美國要維持偉大，它必須繼續做一個歡迎移民的國家。

19 世紀末到 20 世紀初，蒸汽動力船搭載着更多的移民進入美國海岸。地中海和東歐的勞動力過剩，驅使數百萬男女為了尋找工作橫跨大西洋。種族迫害和大屠殺迫使猶太人逃離歐洲，尋找安全 and 更美好的生活。蜂擁而至的新移民在城市貧民窟扎下根來——這些窩棚區過度擁擠、疾病叢生，想必很多居住在這里的新美國人都曾感嘆過自己到底是為了什麼而掙扎奮鬥。

故事始終是一樣的：為了逃避戰爭、貧窮或壓迫，人們來到一片仍然空曠的新土地，尋找新的未來。他們接過本土出生的人避之不及的危險或低薪工作。

雇主敦促政府保持國門開放；他們需要新來者到工廠和農場做工。但原來的定居者對陌生的新來者感到不滿，認為後者壓低了工資，相信天主教徒始終首先效忠於教皇，認為亞洲和高加索人永遠不會混血，堅信新出現的族群永遠不會真正成為美國人。

而隨着最新一波渴望的移民融入美國，事實否定了這些觀念。接下來，移民模式發生了變化，美國海岸卷來了新的浪潮，老移民再次敲響新警

1200 萬名無身份移民，已經支撐起了美國經濟的最低階層。

今天，價值超過 10 億美元的美國初創公司中，有一半以上是由移民創立的。340 至於低技術和無身份移民是否會打壓低收入美國人的工資，證據看似複雜，但最可能的是，它打壓的是其他移民的工資。

不管你住在美國的哪個地方，你都知道，你受益於無身份移民的勞動。他們替你割草、打掃房間、在酒店房間鋪床、為新建築澆築混凝土。美國對無身份移民的依賴，是對法律條文的一種譏諷，並揭示了美國有一部分經濟，仍然依賴于不受監管的低工資勞動力。

為了自身利益，美國能夠也應該接收的移民數，遠超現在的每年 100 萬。依靠簡化和更加開放的制度，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優秀移民，美國能夠吸收大量全世界最精英的大腦。不過，即便美國現在設置了各種複雜、限制性和自我懲罰的規定，每年 100 萬仍然是很多人了。新一代移民佔美國人口的 15%左右。

移民，無論是有身份的還是無身份的，都可以緩解人口老齡化的影響，增加美國嬰兒的數量。歷史告訴我們，移民來自哪兒、教育程度或工作資歷如何、說什麼樣的語言，這些都無關緊要。他們將不可避免地成為美國人。

隨着時間的推移，大熔爐里的湯可能會改變底色，但結果總歸一樣。

在全球的 3 個核超級大國中，只有美國的人口，將在 21 世紀繼續增長，前提是——它繼續接納新移民。就算按目前水平，美國也有望從今天的 3.45 億人口，增長到 2050 年的 3.89 億，到 2100 年還增加到 4.5 億——比今天增加 1 億。不管地緣政治計算中還涉及些什麼因素，從人口統計學上看，美國都有着決定性的優勢。

如果說還有人覺得無法信服，那么請想一想：2016 年，7 位美國人獲得了諾貝爾獎。其中 6 人是移民。

只要它永遠不關上自己的大門，這座城市便將永遠繁榮。

關於作者：達雷爾·布里克，益普索社會研究與企業聲譽公司 CEO。早年畢業于 Carleton University，獲得政治學博士學位，並在同校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院擔任博士研究生。

整理自機械工業出版社《空蕩蕩的地球》。